

編後語

毋庸諱言，中美關係的走向成為當今世界的關注焦點，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邀請了三位學者為我們前瞻未來的發展。趙穗生回顧了新冠疫情爆發釀成中美關係急速惡化的來龍去脈，認為主張「美國優先」的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政府沒有扮演領導全國抗疫的角色，而中國亦未準備取代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致使在史無前例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中世界陷入「G零」的困境。那麼，拜登 (Joe Biden) 政府上台後，中美關係會否有機會重回正軌？王建偉分析，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並未完全揭曉，不過從拜登上任以來的公開言論和外交操作可見，大抵是繼承而非揚棄特朗普的政治遺產。關仲然同樣以「後特朗普時代」定性拜登政府，在梳理特朗普時代迄今兩岸和美台關係發展的基礎上指出，在未來兩岸局勢不會發生重大改變的前提下，最關鍵的因素在於中美關係會否回暖；一旦中美關係有所改善，蔡英文政府勢將陷於被動位置，在餘下任期面對北京施加的更大壓力。

古往今來，政治與文藝創作常常處於一種複雜糾纏的狀態。本期刊出的四篇學術論文，深入考察了二十世紀中國舞蹈、電影、小說等幾個案例，箇中曲折不無發人深省之處。有「現代舞之母」稱譽的美國舞蹈家鄧肯 (Isadora Duncan)，自1930年代開始經由其傳記翻譯從歐洲和蘇聯引介到中國。杜春媚指出，「鄧肯」作為一個代表自由、平等的文化符號，分別被中國自由派與左翼人士挪用、詮釋，以達到各自的政治宣傳目的，側面折射出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語境下身體解放與規訓之間呈現的張力。類似的情況亦發生在當時的電影銀幕上，1934年國民政府在新生活運動的背景下設立「全國兒童年」(1935-1936)，上海聯華影業公司分別攝製了兩部兒童電影：《小天使》與《迷途的羔羊》。陳瑩對這兩部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影片進行了細緻的比較研究，揭示國共兩黨在電影宣傳領域，通過兒童銀幕形象的塑造展開激烈的權力鬥爭。新中國成立後，民國時期寬鬆的電影創作環境隨之消失，一直要到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後，一批饒富藝術價值的電影方有機會登上銀幕。鍾瀚聲以《上海姑娘》為例，指出「去通俗化」的電影敘事如何在反右派鬥爭、「拔白旗」運動的狂飆下，受到革命、階級話語的無情批判，個體的情感表達最終難逃被改造的命運。隨着張愛玲晚期作品近年陸續曝光，為本已令人着迷的「張學」增添了不少謎團。王曉珏從1950年代文化冷戰的角度切入，探討與小說《秧歌》的構思和寫作交織而成的冷戰文化地形圖，關涉到上海、東北、香港、紐約等地的歷史時空，進而剖析張愛玲的文化活動軌迹與冷戰歷史地理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